

赏春桃花源

陈静华



桃花源春景

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早春二月，当阵阵杨柳风从南国吹来，安康高新区桃花源露营地基地的红梅次第绽放了。晨雾未散，游人的笑语便惊飞了树梢上的麻雀和燕子，扑棱棱的翅膀剪碎了朝阳的金箔。

晴朗煦暖的日子里，草坪上的三叶草和酢浆草刚刚染上新绿，帐篷和房车式休闲小屋，支在草坪上或花树下，像一个个彩色的大蘑菇。草坪上到处都是坐着、躺着、打滚儿的孩子，一群孩童正在放风筝，空中飞舞起几只彩蝶式的风筝，飞得最高的是一只嫩绿色的蝴蝶风筝，它拖着几米长的飘带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红梅开得正艳，有深红的朱砂梅，也有浅粉的宫粉和江梅。阳光下，香气浓得化不开，在空气中渐渐发酵，香气氤氲。几株矮小的梅树上，花朵最为繁盛娇艳，成群的蜜蜂在花丛中“嗡嗡”地闹着，放肆地采着花蜜，拍照的

人想把它们轰走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梅林中，有位男士正吹奏着长笛，悠扬的乐声伴随阵阵梅香飘到远处。

花从掩映的山坡上，白色的房车型民宿格外醒目。小院儿的栅栏旁，素白的樱花也吐蕊盛放着，花下散布着几张沙滩椅，椅子上几位老人正悠闲地晒着太阳。不远处的假山池沼旁，年轻人正一边喝着啤酒、可乐或是五里稠酒，一边品尝着自制的烤串和小火锅，有滋有味，无拘无束。

沿着小径继续前行，一排褐色的乡村风味民宿映入眼帘，矮小的南天竹叶片上泛着红晕，和绿竹、黄屋相映成趣。竹林掩映在民宿旁，搭成“人”字形通道，竹林中，一群喜笑颜开的阿姨正用自拍杆拍着视频，几个圆脸的小朋友好奇地在里面捉迷藏，清脆的笑声和鸟儿的歌声互相应和着，他们的笑脸映红了春天。

“桃花源里说陶令，富家河畔觅清欢。”天气渐暖，桃花源景区最美的季节来到了，桃花和红叶李绽放的春三月，恍若陶公笔下渔人初见桃花林时的那抹惊艳。晨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，与都市里汽车尾气截然不同，在这里，深呼吸都成了享受。

秦观有词云：“树绕村庄，水满陂塘。倚东风，豪兴徜徉。小园几许，收尽春光。有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菜花黄。”用来形容桃花源景区的春天倒也合适。

沿着园内的彩虹路徐行，池水旁转出一大片灼灼燃烧的桃林。十里桃林，春阳斜斜穿透花枝，在落英缤纷处织就粉霞锦缎。最妙的是池畔那几株垂枝碧桃，枝条如美人云鬓低垂，花瓣飘落溪面时打着旋儿，倒像是与游鱼嬉戏。

这里的桃树品种繁多，有碧桃、蟠桃、油桃、白桃、黄桃、五月桃等，它们的花朵颜色和形状略有不同，花期有早有晚，整个春天都有桃花可赏，游人怎能辜负如此春光？

观赏完桃花林，再沿着花径向东北走，远远望见一座雪白的雕塑，游人称她“桃花夫人”，只见她手捧红色水蜜桃，神态娴静端庄，衣袂飘飘，站在屋顶，俯视着游人。雕塑下两个人工湖的音乐喷泉和金鱼池旁，人头攒动。池中的锦鲤或黄或红，或白或黑，个个体型肥大壮硕，活泼好动，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很是欢实。有游人追着池中金鱼笑眯了眼，有孩童手拿鱼食不停给鱼儿喂食，那些咂着嘴巴吸奶瓶的吃奶鱼最受青睐，它们不知饥饱，养鱼大姐急得不停喊：“不敢喂，不敢喂，鱼儿吃饱了！”

景区西边的喷泉飞花溅玉，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观看。喷泉旁有一道石拱门，鑿着“桃源幽谷”四个红色大字。谷中小道曲径通幽，小溪潺潺，溪旁长满茂密的藤萝和杂草，几棵垂柳伫立在山石旁，碧绿的柳条随风起舞，舞姿婀娜。溪岸光滑的石壁上雕刻着朱红的大字，上面题写着杜甫、王维、苏轼、唐伯虎等古代诗人咏桃花的名句和本地作家创作的《安康赋》。“桃花尽日随流水，洞在清溪何处边。”“桃花一簇开无主，可爱深红爱浅红。”“双飞燕子几时回，夹岸桃花蘸水开。”“桃花流水官人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“渔舟逐水爱山春，两岸桃花夹古津。”“桃源只在镜湖中，影落清波十里红。”……俯拾皆是，诗意盎然。

幽谷对岸是潺潺流淌的富家河，河水清浅，倒映着蓝天白云、菜花桃李和岸边的小洋楼，游人一边赏景，一边吟诵着这些妙词佳句，顿觉春风十里，草木可亲，生活美好，人间值得！



高坪河风景美 章符 摄

风，宛如灵动的精灵，从高坪河的水面轻盈掠过，携着青蒿独有的微苦气息，温柔地撩动我的衣角。我静立在古老的青石阶上，目光投向涟漪轻泛的河面，水中的倒影似被岁月的手轻轻揉晃。就在这一瞬，那拂过鬓角的微风，竟让我无端忆起外婆布满老茧却无比温暖的手，它将我的记忆细细揉碎，化作一片片闪烁的波光。

春日，高坪河的河湾宛如一支饱蘸绿墨的画笔，肆意挥洒着生机。细长的柳条垂落在水面，如灵动的丝线，写意地勾勒着春的轮廓。新抽的嫩芽，恰似外婆灶台上刚刚蒸好的米糕，蓬松而柔软，散发着淡淡的甜香。在每一片叶尖，都能发现那晶莹剔透、尚未干涸的露珠，恰似外婆清晨对着铜镜梳头时，鬓角悄然凝结的水汽，带着生活的温度与温柔。

夏雨总是毫无征兆地在午后骤然降临。河水瞬间被染成赭红色，像是被注入了一股狂野的力量，裹挟着上游冲下的枯枝败叶，如醉酒的汉子般踉跄奔涌。待浊流渐渐退去，河滩上留下一层厚厚的砂砾，那些被河水长久摩擦的石头，每一块都仿佛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我和玩伴们迫不及待地俯身寻觅，每发现一块光鲜透亮的白石，或是纹理独特的图案石，都能让我们欢呼雀跃，仿佛找到了世间最珍贵的宝藏。若是寻到造型奇异的象形石，或是圆润可爱的“石胆”，便会得意扬扬地自诩发现了“孙悟空”。犹记得我曾捡到一枚乾隆通宝，铜绿斑驳的方孔中，似有微光闪烁，依稀能窥见商队驮着漆麻耳倍畜和紫阳茶逶迤南去的旧时光。外婆用这枚铜钱为我刮痧时，安康方言混着艾草香在屋内悠悠流转：“军娃子要记得，这河里的石头会说话。”

秋天，高坪河两岸仿若被大自然打翻了颜料盘，色彩斑斓得让人目眩神迷。金黄的银杏叶、火红的枫叶，如彩蝶般翩翩起舞，纷纷扬扬地飘落，洒在河面上，随着水流悠悠飘荡，宛如一封封寄往远方的思念信笺。我和小伙伴们在岸边兴致勃勃地收集着这些斑斓的落叶，小心翼翼地夹在书本里，当作时光的书笺，还会兴致盎然地比试谁捡到的叶子最为独特。那些形状各异的叶片，承载着我们童年的奇思妙想，每一片都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。

冬日，高坪河换上了一身宁静的素装。河水平缓而静谧，水面升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如梦似幻，宛如一幅淡墨的山水画。倘若落雪，河滩便瞬间变成银装素裹的童话天地。我们在雪地里嬉笑玩耍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小手和脸蛋被冻得通红，却依旧乐此不疲。欢声笑语在雪后的空气中回荡，为这清冷的冬日增添了几分温暖的烟火气，成为记忆中永不褪色的温暖画面。

高坪河四季如诗如画，而河畔的小镇更是充满了独特的人间烟火。集市上，卖菜声、采购声、寒暄声、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交织成一首生活的欢歌。街头，戏楼的飞檐高高挑起，仿若要将月亮摘下。皮影在幕布上激烈厮杀时，外婆总会往我嘴里轻轻塞一颗冰糖。那些镶嵌着亮片的戏服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闪烁，我常疑心是银河碎屑悄然落在了人间。散场后，我们穿过狭窄的石板巷，卖馓子的回民阿訇总会多给我半斤，笑着说：“娃娃长身体哩。”汉语与回语在屋檐下交汇碰撞，溅起的火星子仿佛把寒夜烫出了一个洞，温暖而明亮。

外婆那浓浓的安康话带着独特的高坪腔，别具一格。高坪人的方言以川味为底色，巧妙地掺杂着秦味，又经楚味的精心调和，偶尔还能品出一丝粤味的独特痕迹，恰似这个包容万象的小镇，融汇了四方的烟火，孕育出独有的风土人情。他们把聊天称作“打广子”，反应慢接不上话叫“苕怂”，对使坏的人叫“哈怂”，好甜是“很甜”，好酸叫“纠酸”，吃到特别香的东西，会调侃：“这烂碗子，还不错呀”，把差评叫作“寡撇”，对可怜的人念叨“造孽”，遇见摔跤了，便慷慨地说“绊爬扑”……这些质朴的方言里，藏着生活的琐碎与温暖，透着一种乐观包容与豁达。我在寒风凛冽的冬夜，不慎“绊了一个爬扑”，衣服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。我进门时被细心的外婆瞧见，本以为会迎来一顿责备，可外婆只是微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轻声说道：“军娃子莫急，外婆给你缝。”

外婆坐在昏黄的油灯下，那慈祥面容上的每一道皱纹里，都藏着对我的无尽疼爱。她的手虽粗糙干裂，动作却娴熟而优雅，一针一线，细密而均匀。我安静地坐在一旁，静静地看着外婆，听着外面呼啸的寒风，心中却满是温暖。不多时，衣服上的破洞便被外婆巧妙地缝补好，还绣上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图案，那是外婆对我独有的温柔与宠溺。

高坪河悠悠流淌，承载着我充满无尽遐想的童趣。在田野里追逐蝴蝶、捕捉蚂蚱、捉拿蜻蜓。那年偷莲蓬时不小心跌进泥塘，丢了新买的塑料凉鞋，夜色里我焦急地寻了三里地，却见他神奇地晾在隔壁的泥巴墙上，鞋带上还系着一截嫩绿的芦苇，像是大自然给予的一个温柔的小惊喜。

河中央的河水潭，是我们天然的浴场。午后，阳光洒满河滩，我们一群孩子在河滩尽情嬉戏，享受着河水的清凉。每当李子成熟的季节，我们爬上对面山坡的李子树，将背心扎紧，顺着胸口装满这山间的甜蜜。我在河边玩耍时，膝盖擦破了皮，哭着跑回外婆身边。外婆一边温柔地给我吹着伤口，一边轻声安慰我：“莫哭莫哭，一会儿就不疼咯。”那时，外婆的怀抱是我温暖的港湾，是我永远的避风港。

镇上居住着十来户回族群众，他们养羊、经商，或在单位上班。平日里，回民与汉族大人们相互帮扶，孩子们一同玩耍，毫无隔阂。人世间似乎没有持久的欢愉和圆满，外婆忍心和我们分手了。她下葬那日，汉族的街坊乡亲们默默前来帮忙，我在坟前埋下那枚承载着回忆的铜钱，忽然懂得：原来思念是条流淌的河，总在夜深人静时，把往事冲刷得愈发清亮。

白驹过隙，转瞬即逝。经历半个世纪风雨洗礼的高坪，已化作一座颇具现代气息的砾源小镇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。曾经一同玩耍的伙伴们早已各奔东西，散落天涯。

高坪河依旧静静流淌，外婆的坟也依然在河畔默默守望。恍惚间，仿佛看见外婆在老屋门口，就着暮色缝补时光。她的顶针在记忆里叮当作响，将散落的岁月重新缀成珠串，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站在高坪河畔，风依旧带着青蒿的气息，仿佛外婆的手，温柔地抚摸着，那是岁月的痕迹，也是爱的延续。

与竹为邻

王庭德

在陕南的广袤大地上，有一颗璀璨的明珠——旬阳市铜钱关镇。这里有万亩天然草场，像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，铺展在天地之间；万亩天然林郁郁葱葱，宛如一道绿色的屏障，守护着这片净土。而最让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，便是那满山满崖的青竹，它们构成了铜钱关镇独特而迷人的风景线。

竹子，在铜钱关镇可不单生，孤竹也能成林。它们在地面上挺胸并肩、挺拔雄劲，如同一个个英勇的战士，同步向上生长，直指苍穹。那笔直的身姿，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不屈的意志和顽强的精神。在地底，它们又盘根错节、亲密无间，根系紧紧相连，如同一张巨大的网，牢牢地抓住大地，汲取着生命的养分。

鲜嫩的竹笋，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精灵。坚挺有力，哪怕上面压着沉重的石块，也能破土断石，向上生长。其繁衍快速、劲疾伸展的韧性是非常惊人的。一场春雨过后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一夜之间，无数的竹笋从土里探出头来，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。它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生长着，仿佛在和时间的赛跑，努力地向上攀升，去拥抱那温暖的阳光。

竹子生不择地，去不留痕。无论是险山乱岩，还是荒野僻壤，或是溪畔宅旁、房前屋后，它们都能安然生长。在那些险恶之地，它们咬定青山不放松，坚韧不拔地扎根生长，鲜活碧绿，青翠如茵。待微风轻轻拂过，竹叶沙沙作响，犹如绿绸翻动，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美妙乐章。

走进农家小院，你会发现，这里多以竹景点缀环境。竹篱环绕着小院，仿佛给小院戴上了一条绿色的项链；竹凳、竹椅错落摆放，让人置身于一个清幽古朴的环境。坐在竹椅上，泡上一杯清茶，静静地欣赏着周围的美景，感受着微风的轻拂，心中顿时涌起一种心平气和之感，所有的烦



翠笋幽居

恼和疲惫都烟消云散。

晋代王徽之、清人郑板桥皆爱竹。在这些文人墨客看来，竹园是诗是画。当他们看见小桥流水、竹篱茅舍，或阡陌交错，茂林修竹时，便会诗兴大发，抒写歌吟出几多恬淡的境界和旖旎的风光。然而，他们或许不知道，那万竹千笋，恰如一块绿色之幕，遮掩了多少农家的艰辛困苦。

家乡人种竹，却不是因为仰慕其虚心正直、壮志凌云的高风亮节，也绝非为了欣赏其龙吟细语、凤尾森森的绰约风姿。如果把苏东坡的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说给山里的老农听，他们是会当作笑话的。可王徽之曾说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，不想却为种竹的乡亲们讲了一句大实话。

在很早以前，竹子就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。它可以用来照明，在没有电灯的年代，竹火把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。它还可加工成各种农

具、家具，如背篓、晒席、竹帘、篱笆等。小径竹可以用作菜园篱笆、瓜棚豆架，还可作手杖、晾衣竿、钓鱼竿、编竹帘等。春天，人们可以挖笋，笋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笋壳还可以卖钱，也是造纸业的重要原料之一。竹子既美化了环境，又增加了人们的收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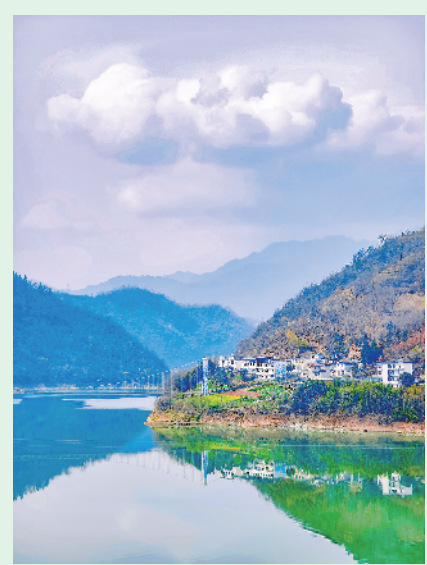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家乡的人们与竹子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天然竹林及人工造林，点缀着家乡的沟沟岔岔，山山岭岭。家乡以山竹、水竹、金竹、斑竹为主，后来又引进适生的毛竹、笋用竹、材用竹。如今，竹产业俨然已经成为铜钱关镇的主导产业。这里为全市提供充足的良种竹笋、野生山竹笋、菜架杆等竹产品畅销省内外，铜钱关镇也被誉为“陕南竹乡”。

每周五一来临之际，商家们就会争先恐后地收购山野竹。家乡指头粗的青竹菜架杆上涨了3毛钱一根，大大激发了乡亲们的积极性。他们每天早早起床，天麻麻亮就已吃过了早饭，男女老少约好了似的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上山了。只听见漫山遍野响起一片砍竹、放竹的噼里啪啦声，那声音仿佛是一首欢快的劳动交响曲，奏响了家乡人民脱贫致富的乐章。

一个冬季下来，乡亲们每家每户卖菜架杆的钱，少说也是千儿八百的。如今，随着“以竹代塑”倡议的发起，竹笋、竹器、竹炭、竹原料等各类竹产品已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产出。农业生产竹竹、经济增收靠竹竹、健康生活靠竹竹，已经成为家乡人的真实生活写照。

一根根青青翠竹，一片片幽幽的竹林，与家乡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它们见证了家乡的发展和变迁，承载着家乡人民的梦想和希望。随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和生态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，这茂密的竹林，定会吸引来更多的游客。

水墨南宫湖



青山隐隐，绿水悠悠。初春的南宫湖，澄澈如碧玉的湖水静静铺开，一叶扁舟悠然飘荡其上，舟中人似在享受这独属于山水间的宁静。岸边，葱郁的树木与嶙峋的山石相依相伴，还有那简朴的小屋，仿佛是尘世喧嚣外的一方净土。置身于此，心也随着这静谧的景致沉静下来，仿佛能听见时缓缓流淌的声音，让人沉醉在这诗意的山水画卷之中，忘却一切烦恼与疲惫。

叶明星 文/图